



察察有理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道理都懂

生活

08

2022年10月21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王梅

一般来说,酒店住宿都是异地人消费,本地人不会去住,谁愿意花几百个大洋,就在离家不远的房间住上一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会议、有些工作,那是公家安排非住不可,不在此之列。但是今年的秋天,百年不遇的高温+干旱,电力紧张到分片区有序供电,每天停电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还好晚上11点后保证供电。

如果威尼斯没有发明空调,即使地球变暖,人类也会慢慢适应40℃以上的高温,但是他发明了空调,并随之普及世界各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孩子都是吹着空调长大的,再不济也有电风扇,酷暑中停电,对他们来说比雪上加霜更难捱。儿子便要求订几天酒店,以度过最难熬的几天,正中我的下怀,然而还煞有其事地叹息:现在年轻人一点苦都不能吃。定酒店时才发现,有相同需求的家庭特多,晚一点就订不到房间。

定酒店的目的是挨过停电的几个小时,但不能浪费资源,晚上儿子回家,我和老公住酒店。家就在不远处,还要住外面,实在有点觉得不值,心痛人民币。大概小城市的酒店服务还是要差点,第一晚我遍寻凉拖不见,只得踏着酒店一次性拖鞋进卫生间,被

地面的几滴水滑倒,左侧腰背部磕在马桶边缘。实话实说,凭借我的脂肪层厚度,当时真没觉得痛。

当我感觉到疼痛已是两天后,在做某个动作姿势时有个位置特别明显,一拍片居然是左侧第11肋骨不全骨折,骨科同事说不需治疗,慢慢养。俗话说:摔倒不痛,爬起来痛,原来受伤后,疼痛的感觉可以滞后好久。受伤的地方平日里活动,毫无异样,只是在某个动作时那个点就会痛,提醒你曾经受过伤,必须避免那里被触及。

中年以后,时间过得飞快,见前辈们步入老年,体能和精力日渐衰退,曾经遥远的老年就在不远处。不管你如何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强大危机的内心,也不得不承认:中年,正在从人生鼎盛,开始逐渐下行。这种向下的坡度也许缓慢到无法察觉,但是有一天会发现你已不在最高点。这种消退不只是容颜体能的下降,也是很多社会功能和机会的减少,你会叹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高中三年,那时候的儿子是神兽,刚刚进入青春叛逆期,却要承受一场人生中最重要的高考。两代人之间,被高考滋生出的各

种矛盾冲突、焦虑紧张,还记忆犹新,转眼孩子大学四年就毕业。大学时期,开始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得到孩子的回报,假期帮家里安装各种智能电器,学着下厨、做家务,跟着我们自驾旅游……然而这一切都是孩子在为他的离开做准备。

世界很大,儿子早有计划出国留学读研,明明舍不得,也知道当妈的不能阻止孩子飞翔,总觉得那一天还遥远,转瞬却到眼前。临别前我希望天天和他在一起,才知道他的心里不再是只有父母亲人,儿子已经有了正常年轻男子应该有的朋友和感情,他只把时间分配给我一部分。极度失落,就像当年送他进幼儿园,他哭得我心痛,然而躲在门外偷看,我的眼泪还没干,他已经和小朋友们嬉笑,父母和孩子的感情,从来不对等都是把上一辈的恩给了下一代。

送别儿子的那一天,我是那样舍不得他离开,却又生怕误了机,不停催促。进了机场,工作人员提醒登机者完善一些内容,很多人急急忙忙,东问西询,儿子早已做足功课,还不急不慢帮助旁人,看他推着一众行李从容沉稳,我知道无须担心太多。送行者父母居多,孩子过安检看不见时便离开,有一个送女友的男子,看不见时不甘心,还要踩高在一台子上,为多看女友一点时间。成年人的理智觉得这有啥用,年轻人的感情却是不管不顾。

送走儿子的那段时间,朋友们都问我受得了不,所有的现实,只要发生都必须接受,只是时间问题。早在儿子为留学做准备时,我就已经开始心理准备,然而收到通知书,确定具体离开日期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些许孩子达成心愿的喜悦,也有对异国他乡未知的惶恐,然而更多的是面临离别的伤感。独生子女承受父母全部的爱和希望,没有余地的牵挂,不能简单一句: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得到释然。

儿子刚离开那几天,在单位在外面,我看上去和平常一样积极乐观,然而我不敢单独待在家里。即使道理都懂,好男儿志在四方;即使用尽手段,栽花看书追剧,稀释心中思念,然而目光所及,全是儿子的记忆:他睡过的被褥,他安装的电器,他给家里买的奶……儿子每次离开前,都会提几件奶回家,总让我联想到影视作品里,农家孩子要远行,就帮家里挑水灌满水缸。

所以回到家,总有让我莫名其妙想哭的时候,如同腰部的那点伤,不触碰到那个点就不疼,人总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要问我这种伤感啥时是尽头,伤筋动骨一百天,总有愈合的时候。离别也是一种伤,人间久别不成悲,总有淡然平和的那一天,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吧。

黑大妈不“黑”

□陈兰

国庆节的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喉咙又干又痛,正准备出门去买药,哥哥来电邀请我和先生到清河镇万里坪玩。

乘上哥哥的汽车,只见车里还有他的两个男同事,他们都是那儿的常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高谈阔论万里坪那农家农家乐,黑大妈掌勺,家里有丈夫和儿子,还养有跑山猪、散养土鸡、兔子,还可以登百步梯……

早有耳闻黑大妈腊肉不错,蔬菜新鲜,我情不自禁地幻想着万里坪的农家乐,红砖碧瓦,花园水池,窗明几净!

行至近一个小时车程,突然一阵阵鸡鸣犬吠声把我从幻想中惊醒,叫声越来越远,车子开始减速慢行,驶进了一条未硬化的机耕道。“车子就停在这个坝坝里。”一位60岁左右的大叔,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如车辙深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欣喜的目光,让我们感受到那股热情善良,两只小狗在大叔的招呼声下不再狂吠。不远处,一个30岁上下的小伙子,正在一丝不苟地削南瓜皮。院坝侧边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墙的裂痕约有小拇指般大,房屋侧面搭建了一个钢架棚,棚里放有一些娱乐设施。

“今天客人有点多哟,你们吃啥子,要吃鸡就快点说,晚了可能安排不了。”

土坯房里走出来一脸黝黑的大妈,年龄与大叔相仿,她上身穿着一件黑不溜秋的行衫,脚上踏着一双黑拖鞋,左手拿着一把黑火钳,右手拎着一块黑煤炭。哥哥说,这就是老板娘——黑大妈。

听到黑大妈太过于直白的待客之道,我心里有些不愉快。我纳闷起来,“哥哥,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饭?”

“是呀,好吃得很哟,你喉咙痛,就吃清炖公鸡,再来一盘腊肉之类的菜品。”哥哥对黑大妈的话全然不放在心上。

说话间,黑大妈领着我们来到了厨房,一缕阳光透过敞开的厨房门直射房屋中间冒着热气腾腾的三个铁鼎罐,煤炭灶和柴灶上放有两口大山水锅,看这架势,是在办坝坝宴。柴灶上面悬挂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腊肉,足有两三百斤,灶台上摆着一大盆煮熟的腊肉和香肠,一个木制的大厨柜紧靠墙壁,厨房没有一件现代化电器。

哥哥是个特别讲究生活品质的老师,工作认真负责,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物件摆放整齐有序、衣着穿戴整洁,背地里我们都管他叫“洁癖哥”,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农家乐?

“看嘛,这些全是我自家养的跑山猪烘的腊肉、香肠,我提前洗好煮熟的,要

吃就称。”黑大妈又一次说“要吃”二字,我心里再次添堵起来。

待哥哥安排好生活,我们决定先去登百步梯,再返回来吃中午饭。陡峭的石阶令人望而生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完百步梯石阶,紧接着是一条长达三四公里的羊肠小道,终于到达大竹县顶峰——万里坪,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

“快点来吃,你们的午饭准备好了。”黑大妈见我们回来急忙向我们招呼。院坝里已有三四桌客人动起了筷子,我顾不上疼痛的喉咙,迫不及待地拿着筷子向香肠“进攻”。

“小兰,不忙动筷子,感觉这香肠不够重量,我称的1.2斤,这也太少了吧。”哥哥发现了端倪。

“是我儿子把香肠上错了桌子,我来看看。”黑大妈拿着菜谱一一核对,“嗯,确实搞错了,我儿子没有用心,我马上给你们补料。”

谁知,黑大妈转身间端来满满一盘香肠,“对不起,把差的补起来了,几位慢慢吃。”哥哥看着眼前这盘香肠,笑咪咪的,无言以对。桌子上清炖鸡汤、青菜、南瓜皮就老咸菜炒小辣椒、火烧茄子拌皮蛋、骨头炖冬瓜汤……上了满满一桌菜,黑大妈见我们青菜吃完了,又炒来

一盘端上桌,“你们城里人喜欢吃青菜,只要你们喜欢,给你们管够哈,院坝里的红苕是昨天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你们回家时拿口袋随便装哟。”

“快来看,黑大妈把红苕锅巴铲起来了。”不知是谁在高呼,黑大妈正拿着铲子帮我们铲锅巴饭。微风轻轻吹过,香喷喷的锅巴和着桌上的菜香味扑鼻而来,再好的美味佳肴也抵不上这原生态的农家乐味,令人陶醉……

就在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时,黑大妈送了我一大塑料口袋红苕、南瓜,然后递给我一个大玻璃杯,“这是我用烧了的红煤炭放在清水里浸泡,你喝这个水可以治喉咙痛,保证不会坏事,需要的话来个电话,我儿子天天回县城上班,他可以给你带来。”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小时候我感冒了喉咙痛,妈妈就用这种土办法治喉咙痛。

这时,哥哥已把账结了返回车里,他脸涨得通红,似有些难为情,“黑大妈又收的成本价,唉,我不该那么认真。”

车子渐渐远去,我从车窗望出去,黑大妈站在那儿一个劲地朝我们挥手告别。

今天,我再次享受到了妈妈的味道:黑大妈其实一点也不“黑”,心也很细,就像妈妈一样……